

Civilization

探寻远去的文明

Tanxun YuanQu De Wenming

唐光明 著

马家窑彩陶

甘肃“仰韶文化”的代表

密须鼓

传统鼓乐的鼻祖

灵台瓦

中国“第一瓦”

氐文明

远古人类文明的“活化石”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探寻远去的文明

Tanxun YuanQu De Wenming

唐光明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寻远去的文明/唐光明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306 - 04729 - 8

I. ①探… II. ①唐… III. ①文化史—甘肃省—通俗读物
IV. ①K294. 2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5640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曹丽云

责任编辑: 曹丽云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杨文泉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960mm 1/16 14.5 印张 2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言

在母亲把我送进学堂门之前，对于未知与神奇的世界，我充满了敬畏。不仅如此，在偏远的湘西南山村里，我的父辈们还信仰着万能而神奇的诸天神佛，敬畏着孕育世界的自然万物，他们谨小慎微地生活在山岭下、小河边，耕作在田野里，并时常祈祷诸神保佑，忏悔过错。

每次经过百年大树底下，我们都不敢高声话语，唯恐惊动神灵而被惩罚；每次经过偏僻的树林，惊悚的鬼神故事，总让我们胆战心惊，唯恐自己不小心的过失在此被惩罚，因而默默祈祷平安路过。最难忘记每次杀鸡宰鸭款待客人时，总听到母亲嘴里默念“天杀你，地杀你，不是我杀你”的生态食物链祷告。

父辈的教诲中，许多事例让我印象深刻：吃饭时，母亲警告不要掉饭粒，否则会遭雷劈；处世时，父辈们告诫多行善事，否则会遭雷打。在他们的眼中，雷神是上天惩罚劣迹的代名词。

走进学堂之后，我和其他孩子们一样，逐渐长大，也和许多孩子一样，对于神奇而未知的世界不再敬畏，对于那漫天神佛也不再恐惧。不仅我是如此，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变老的人们也变成这样。慢慢地，我发现，世界变得苍白，河水变黑，大地空洞，苍天暗淡。

为此，我开始探寻其中的究竟，找寻心中的敬畏。

沿着生活轨迹，从中国西南乡村到大西北城镇，从繁华喧闹的沿海城市到文明鼎盛的都市，我奇怪地发现，父辈讲述中的雷神消失了。不论是生活在高楼大厦里衣冠楚楚的达人，还是居住在城镇中的人们，都没有了谨小慎微的人生与生活，人们甚至肆无忌惮地狂欢着、嘶鸣着，在世间狂奔或

“裸行”。那一丝还没有完全逝去的良知，成为少许殿堂里的供奉物、博物馆内的标本。

于是，我带着儿时父辈的教诲，背负着父辈对神佛与自然的敬畏，一路苦苦探寻，寻找精神家园。沿着远古人类生存的森林的踪迹，沿着麦田中掩埋的陶石火耕灰土层，沿着长城烽燧的遗迹，仰望崇山峻岭上雕刻的石像的断臂残肢，我寻找着先人的生活轨迹与图腾敬仰；沿着秦汉古国边疆的烽燧，拾起坠落的锈戟残剑，我试图探寻与感受秦关汉月的坚毅与渴望；品味着丝绸路上的异域风情，抚摸着五代十国的雕刻泥塑残骸，我企图追问人们顶礼膜拜的敬畏。

深夜里，我徘徊在灯火辉煌的街头，探问过沙漠般的城市生存规则；彷徨于灯红酒绿的交错里，我追问着图腾敬仰的传说。从数千年前的人类痕迹，远逝的森林、大河，到如今林立的钢筋水泥，不论是神经麻木、良知泯灭的个体，还是残留的时代遗迹，掺杂在字里行间的痕迹，一直都在挣扎着证明：华夏民族的敬畏已经成为千年的绝叹，华夏民族的精髓已经沦为传说。虽然，这一切曾经存在于世间。

尽管，怀中的希望之火，在一个又一个被荒弃的遗迹中逐渐变暗，但心中的渴望，却在一个又一个时代残骸中变得愈加浓烈。从黄河中上游涓涓细流旁，到奔腾狂欢的大海边，我一直期望找到神奇力量的痕迹，希望找到父辈讲述的神奇的传说、我们种族的力量。

我不肯放弃。

追逐，再追逐，探寻，再探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无数次地追寻与探索，这看似存在，却又好像虚无的敬仰。

经过仰韶时期的马家窑陶具作坊，我仿佛听到了陶罐上的图腾欢呼与残片呻吟；这声音交织成先人们的叹息。穿过刘家峡水库的石窟，掠过敦煌石窟时，我看到了残缺的佛像与飘忽的信仰，在水上与空中狂舞；飞舞的影子像一条条抽来的鞭子，抽打在我的心间、灵魂上，痛彻心扉，抽打的痕迹刻骨铭心。经过缥缈的蓬莱仙境时，我被避世逃离的涌涌人群所惊骇，他们萎缩的身影上书写着惊惧与彷徨，不论是对于生老病死，还是君亲师友，他们均是慌乱地对峙着，恐惧着逝去，彷徨着未来。

数不胜数的折磨，将我的热情逐渐扑灭；不胜枚举的残迹，将我心灵刻画得伤痕累累，使我被眼泪浸泡的双眼变得冷峻而刚毅，也将我被风蚀的脊

梁吹得更加坚强。因为，在历代先贤的足迹中，我看到追逐者艰辛中的坚毅，探寻者千万里不弃的痴迷，还有慷慨殉道者面庞的微笑与心灵的嘶鸣。细细观察、琢磨，不论是秦关汉月的冷峻，五代十国的纷乱，还是唐歌宋胭的雕刻，不经意间，我们都会看到其中的执着。尽管时代前进中的阻挠与杀戮是那么惨烈，但悲壮的故事一样流传于世。

在如今城市钢筋水泥林立、“布匹怪兽”横行的世界，我只有落寞地坐在狭小的阴暗角落里，冷眼看着一个个达人、贵族、巨贾“裸奔”在城市森林与经典殿堂中，荒诞的故事在轮番演绎：一个个扭曲与异样的灵魂，在城市中狂欢、长啸；卑鄙与贪婪的面孔，交织成不堪的生存画面；暴虐与无忌的手段，构建起践踏生态的铁蹄。破坏、毁灭、抹杀中，信仰、敬畏、安宁不复存在。

面对这些，我不能自己，唯有在无眠的深夜，用笔墨刻画下这一个个“裸奔”的身影，一处处“裸奔”的场景，一串串“裸奔”的行径。做这样的记录，我并不奢望可以改变什么，只希望用一些可以鞭挞碎裂灵魂的故事，告诫后来者，敬畏与神奇并非传说。幽幽叹息声虽有些杂乱，但依然希望能唤醒沉睡已久即将醒来的人们。

或许有一天，雷神还会来证实存在的必要。

或许有一天，善良还会洋溢着存在的幸福。

或许有一天，良知还会袒露着存在的安宁。

或许有一天，敬畏还会在庙堂端坐，接受顶礼膜拜。

或许有一天，这一声轻叹能证明追逐者、探寻者、殉道者的不息追求。

目 录

探寻陇右文明

- 马家窑彩陶：呐喊的“国画灵魂” / 3
- 寂寥“第一瓦” / 15
- 探秘“密须鼓” / 19
- 呼唤“平凉姑娘”：回家！回家！ / 24
- 羲皇故里之争 / 28
- 黄陵错冢：错乎？媚乎？ / 39
- 探寻周祖发祥地 / 44
- 走进秦皇故里 / 48
- 放眼秦长城 / 52
- 探秘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 / 56
- 皇甫谧：甘肃中医学第一人 / 62
- 今昔临津渡 / 66
- 瑞雪莲花“漫花儿” / 69
- 走进保安人的家园 / 72
- 吴玠：与岳飞齐名的抗金英雄 / 78
- 探寻远去的“氐文明” / 83
- 路遇炳灵寺 / 92
- 敦煌魂 / 98

阳关离歌 / 105

雅丹盗 / 110

寻找失落的文明

悲哉！积石山古迹 / 117

惊见“文物垃圾” / 122

百里石窟长廊的辛酸 / 128

悲情打拉池 / 135

龙标遗怨 / 139

谁“毁”了西安古城墙？ / 145

赤壁归来 / 154

守望文明

走过天安门 / 165

夜走珠江 / 168

搏海 / 171

虎门潮 / 174

攀越莲花山 / 177

风雨威海卫 / 180

蓬莱寻仙 / 183

金城记忆 / 189

正气歌 / 193

勒巴沟：洗涤心灵的地方 / 197

寻根谒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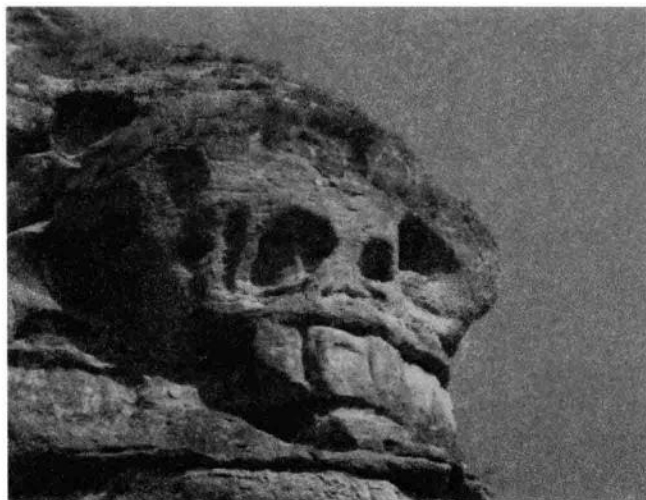
天下“李”姓出甘肃 / 205

复兴 / 209

思念母亲 / 213

后记：呻吟 / 217

探寻陇右文明



相传，黄河中上游是华夏“人文始祖”的出生地、黄帝的诞生地、周祖文化的起源地、秦始皇的祖籍地……这里有我国最早的文字、医学、农业、车辆，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文明成为传说或神话故事。为探寻辉煌的甘肃历史文化，我怀着虔诚与敬畏之心，背着行囊开始了追寻文明的旅途，探秘伏羲、女娲、轩辕氏的诞生地，探秘周祖文化、先秦祖陵，探秘多民族融合的陇右大地。

马家窑彩陶：呐喊的“国画灵魂”

1923年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黄河刚开始解冻，一个微胖的外国人骑着马沿黄河而来，在烦嚣的兰州闲逛一圈之后，他又穿城沿黄河而上。他来干什么？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里？也没有人关心。

往 事

到甘肃临洮县后，这个外国人向临洮县北洋政府有关部门亮出了他的身份——J. G. 安特生，瑞典学者，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聘请的矿政顾问。然而，这个学者、顾问，却只对流散在乡村的一些彩色陶罐感兴趣。

他继续在集市闲逛。集市中，一个不起眼的陶罐引发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在临洮发出收购的消息：一个彩陶罐5块“白元”（银元）。他



盘踞在旅店里，一面收购彩陶，一面打听彩陶的来源。

当他得知彩陶就是从临洮不远的马家窑出土后，依据多年野外发掘文物的经验，他判断，这里一定有一个甚至几个彩陶制作作坊，甚至，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乃至起源，有可能就在这黄河的中上游。

安特生利用特殊的身份，找到当地北洋政府有关部门，要求组织人员配合他的挖掘彩陶的行动。

对于这些早就流落在乡村的陶罐，北洋政府根本不关注，对于“洋大人”（对安特生的称谓）的要求却丝毫不敢怠慢。于是，按照要求发动临洮县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洮河西岸马家窑村附近的一个山丘上开始了挖掘，之后，又在临洮的辛店、寺洼挖掘彩陶。

这位“洋学者”一边告诉学生们怎么在野外挖掘彩陶才能使其不被破坏，一边讲述着这些彩陶的历史。他说，这些彩陶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贝，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依据河南仰韶村发掘文物的惯例，安特生给这些彩陶命名为“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

之后，他将挖掘的彩陶运回临洮县的基督教堂保存，5个月后，几处出土彩陶的作坊接近枯竭，只剩下一些没有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素陶，安特生这才结束挖掘，用麻袋将这些彩陶装好，雇了30匹骡子，开始搬运彩陶。没有人干涉，没有人质问，安特生花了30天时间将我们祖先遗留的这些宝贝彩陶运走了。之后，他将彩陶赠给了远隔重洋的瑞典远东文物博物馆，并出任博物馆馆长。

“他说，这些都是中国人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贝、真正的宝贝！”92岁高龄的魏廉清老人说。他就是当年曾参与安特生挖掘、搬运彩陶的临洮师范学校的学生，他见证了当年的一幕幕。

或许是多年的牵挂吧，每当提及这段往事，魏廉清老人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当时的场景：一双手枯瘦的手接过一块块“白元”之后，一袋袋彩陶由一匹匹骡子运走。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有多少价值，也没有人出面干预安特生的行为，甚至地方政府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于是，在千里之外的远东博物馆有了中国的彩陶，中国国画的根源、灵魂，代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

遭 难

J. G. 安特生在马家窑村发掘的彩陶，制作精美、图案丰富，被考古学者认为是仰韶文化的后期作品，同时也被考古界称为“甘肃的仰韶文化”。

但这并没有引起当时的北洋政府关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部门对马家窑文化遗址进行考察，才在遗址竖立了保护标志，并在遗址的东、南、西三方竖立了190多个护界桩，在临河处栽了40多棵柳树，不仅是为了防止人为破坏，而且也希望预防山洪冲刷。

马家窑文化研究协会秘书长王学仁先生说，安特生发掘彩陶时，齐白石的画也就一个白元（银元）一幅，而彩陶的价格却达到了5个白元，由此可见彩陶的价值。尽管安特生发掘了彩陶，并给彩陶命了名，他却将大量的珍贵彩陶运出国境，因此，对于他的行为，人们至今褒贬不一。

记载几千年前人们生活、文化、社会发展的彩陶就这样被挖掘，就这样被运到异国他乡，是当时的人们没有保护意识，还是没有意识到彩陶的价值？直到近代，彩陶依然被当地人们在平地中偶尔挖掘到，且被打碎了很多，只因被当作生活容器，才得以保留了一些。

改革开放后，人们知道了（陶器）文物的价值很高，于是一些人就开始了偷窃、贩卖。整个马家窑、辛店、寺洼遗址，尽是被别人挖掘的痕迹，素陶、彩陶的碎片遍地都是，走私贩卖陶器在这一带十分猖獗，大量的文物被偷运出境。

如今，司法制度日渐完善，文物走私出境的现象也逐渐减少。而有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被精美的彩陶所陶醉，开始收藏彩陶，从而又促发附近村民的偷窃。这样，一些文物又流失到了沿海发达城市，遗址里的彩陶越来越少了。

行走在作坊遗址附近，在不经



精美彩陶

意间就会发现一些细小的洞、眼，看似蚂蚁类小虫的穴居，其实就是村民在山上探测文物后遗留的痕迹。

争 议

对于安特生发掘马家窑文化古迹、将珍贵彩陶运走的事实，社会各界颇有争议。

王学仁先生说，安特生的作为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发现了马家窑文化，使得今天的“甘肃仰韶文化”灿烂无比，让西部古文化复活；另一方面，发掘古迹的同时，他又违反了国际法度的准则，将一些极其珍贵的彩陶等文物贩卖、偷运出中国，给我国古文化遗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其行为属于偷窃。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古之初，安特生曾经提出东方文明是从西方迁移而来，经过一番考察、挖掘，事实证明了他的论调是错误的。

那么可否提出质问：安特生是不是打着“研究和发掘”的幌子偷窃我国文物呢？

在考古界也有人认为，J. G. 安特生本人在中国发掘、考察文物古迹的行为，是北洋政府认可的合法行为，其间他的研究和发掘，给我国考古界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也可以说，没有包括安特生在内的外国考古专家，就没有今天中国古文化的灿烂；而如果没有他的发掘，就没有今天的马家窑文化。虽然，他是将一些珍贵文物运出国界，但在他发掘文物古迹时，有关部门并没有明确规定发掘的文物不能运出国。所以，以前有人以“文化骗子”指责安特生也是有失公允的。

那么，安特生其人究竟是一个正直、有高尚情操的学者，还是打着学术的幌子搞偷窃的人呢？我走访了相关部门、专家以及研究者，但没有人能够明确地告诉我 J. G. 安特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北洋政府聘请的地质专家？考古专家？还是盗贼？

我不知道。

安特生的中国之旅

之后，我借助网络的力量，在各种网站上搜索到安特生在中国的工作职务（职责）、工作目的（工作实质）及其他。

●19 世纪末期，德国医生哈贝尔在北京一中药店里买了许多“龙骨”

和“龙齿”，送给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研究，其中有一颗既像人齿又像猿齿的牙齿引起世界各国学术界专家的关注。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J. G. 安特生应中国北洋政府邀请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开展煤田以及矿产资源的调查，但是，他念念不忘在欧洲时就知道的中国的“龙骨”。

●1918年2月，J. G. 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发掘，找到很多啮齿类动物和食肉类动物的化石。

●1920年冬，J. G. 安特生派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仰韶村采集化石，发现石器标本。

●1921年，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安特生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5人到仰韶村发掘，经研究确认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开启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先河。

●1923年，J. G. 安特生在甘肃临洮发掘了代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以及寺洼、辛店等文化古迹。

●1925年，J. G. 安特生回到瑞典，不久出任瑞典远东文化博物馆馆长，同时，该馆陈列出一系列代表仰韶文化的彩陶。

●1927年年初，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外国学者们有了发掘考古协议书，协议规定：发掘所得的一切化石标本和文物都归中国所有，不得运出中国。

马家窑彩陶：呐喊的“国画灵魂”

2003年6月4日，这是个平常的日子，临洮县的民间组织“马家窑文化研究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被评审为“省级古文化研究协会”，这意味着马家窑文化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个民间组织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协会的同志欣慰地告诉我，经过多年的研究及美术界的认可，代表马家窑遗址的就是先民生产制作陶器的作坊，马家窑彩陶是仰韶时期贵族文化生活的代表，是中国国画的根源、灵魂。

协会会长王志安、秘书长王学仁介绍说，为了保护和研究以马家窑文化为首的一系列甘肃“仰韶文化”，1997年，临洮县一些爱好文艺的老人自发组织成立了马家窑文化研究协会。

近年来，协会不断壮大，由几个人发展到100多人，其中有不少专家、

学者和热心人，他们一起收藏、研究、保护马家窑文化的代表性载体——彩陶，并出版了近10期内部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向学术界、学界传递信息。马家窑彩陶是仰韶时期最具有代表性、丰富性、生活性的文物，既是仰韶时期贵族生活的象征，也是仰韶时期的文化代表。

这个民间协会自成立以来，默默无闻地研究着马家窑文化，尽最大努力使彩陶不再流失外地，不仅有效地制止了走私贩卖，也向当地人宣传了马家窑文化的重要性和保护它的必要性，使当地人普遍有了保护文物的意识，同时也使马家窑文化得到了保护和研究。

王会长说，成为省级协会后，他们将进一步弘扬马家窑文化，结合市场经济开发文化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王志安先生在期刊上这样介绍彩陶：“仰韶文化以陶器著称于世，从大地湾文化开端，经历了4000多年的发展过程。马家窑文化就是仰韶文化的巅峰，书写了人类文化史辉煌灿烂的篇章。彩陶上体现了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每一副绘画都是当时社会物资和人物活动的结晶，



几名专家在欣赏彩陶

对研究远古人类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发掘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指导现在生活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意义。”

依据期刊的描述，彩陶器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风格，造型优美，花纹图案以简洁明快的色彩、飞动流畅的笔触、柔美多变的弧线，绘于橙红色陶器之上，绚丽多姿。

这些陶器有盆、钵、碗、瓮、壶、甗、瓶、孟等。彩绘图案有反映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蛙纹、鸟纹、人形纹，有反映农耕时代采获的动植物的草叶纹、禾穗纹、豆瓣纹、种子纹、锯齿纹、葫芦纹、鱼纹，有反映大自然的流水漩涡纹、水波纹、起伏山川纹，有反映社会活动的舞蹈踏歌人形纹，有



具文字雏形的“田”字纹、“十”字纹、“米”字纹、手印纹等符号纹饰。

可以说，彩陶不仅是先民们（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的生活用品、物质财富，也是一种造型艺术和精神文化产品，是一部记载先民们的审美情趣，以及当时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乃至社会活动的史诗。

王志安先生告诉我，从绘画的角度看，其组合通过平行、对称、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旋转等表现手法，使彩绘的点、线、面形状各异，间镶互错而疏密得当，虚实相衬而对比强烈，图案繁华而有条不紊，造型夸张而不失严谨，从而达到图案饱满和谐、繁而不乱的艺术效果，从不同的角度观赏器物，均能看到美丽完整的图案纹饰，获得绚丽多彩的视觉效果。

书画界专家认为，马家窑彩陶的书画线条流畅，笔法细腻，画面生动活泼，主题鲜明；追根溯源，现在国画的立意，画法、画面的展示，都来源于马家窑文化。

探 寻

2003 年 6 月 7 日，在临洮县文化局、博物馆以及马家窑文化研究协会等单位的人员陪同下，我们沿着滔滔洮河，乘着一路清凉，来到临洮县城西南约 10 千米的巴马峪沟口北侧的马家窑遗址。

同行的人介绍，这里俗名叫巴郎坪和瓦家坪，东北面大约 1000 米处，就是西坪乡的马家窑村。山脚小溪不远处有片百米宽的农田，峪坡的南坡陡峭，山丘下的遗址保护界桩历年受山洪冲刷而变得东歪西倒，不仅原有的 10 米厚的红壤层不断塌落，就连国务院竖立的保护牌有些也被洪水卷走。眼见山洪冲刷的痕迹，文化层的损失可想而知。

沿羊肠小道而上，路边竖立着一块写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走进庄稼地，几位同行的人熟练地找到了几处文化层。

王会长介绍说，裸露在外的红黏土层厚达 10 米，是制作陶器的良好土壤，也可以证明这里曾是陶器作坊。

临洮县文化局、博物馆的同志也说，现在保护区内的地表，是马家窑村村民承包耕种的农田，几十年来时常有陶片出土，来这里的人常能捡到精美陶片。

我看见，因长期受山洪的侵蚀和冲刷，遗址沿河的一面已经成了高约 10 米的垂直峭壁。